



美 在民间

漓江文脉：一水千年润中华

□卢书兵

唐宋风华：诗笔点染的山水画卷

唐代，柳宗元被贬柳州时作《訾家洲亭记》，“环山润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惟是得之”的独特风貌，赋予漓江深厚的人文韵味。

宋代，多位文人踏足漓江，使漓江文脉展现出更丰富多元的层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分十三个篇章记录了漓江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为后人研究漓江地区提供了珍贵资料。黄庭坚被贬途经桂林，留下诗作《到桂州》，见证了他与桂林的短暂邂逅。南宋时，大批中原名臣学者随宋室南渡，他们积极建立宣成书院等官学机构，培育出众多本土文人。嘉泰元年（1201年），王正功宴请桂林中举学子，挥笔写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精准地预言了这片山水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此时漓江文脉展现出更丰富多元的层次，“过客文化”开始向本土文化转变。壮族歌圩文化与汉族诗词传统在此交融，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

科艺并进：明清时期的探索与淬炼

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游历漓江，开启了文人探索山水新篇章。在游记中，他由衷赞叹“碧莲玉笋世界”奇妙景观，更详细考证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这种科学精神的注入，使漓江文脉突破了单纯审美范畴，拓展了漓江文化内涵与深度。

清朝时，桂林文化呈现浓郁地域特色，临桂词派应运而生。王鹏运在《满江红·朱

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中借岳飞典故抒怀，将漓江文人的家国忧思展现得淋漓尽致。况周颐一生追求“重、拙、大”的词境审美理想，他的《蕙风词话》对当时词坛的轻靡空灵之风起到矫正作用。与此同时，桂林绘画艺术也得到蓬勃发展。石涛自幼在桂林成长，漓江山水的印记已成为其山水画创作的文化基因，对后世山水画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熙垣《江行图》最早勾勒出漓江全景，其艺术特色既有元人的传统技法，又有石涛对大自然写实的特征。

烽火弦歌：抗战中的文化坚守

抗战时期，漓江文脉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发展历程。桂林成为了战时的文化中心，汇聚了1000多名文化人士、200余家出版机构。

田汉在漓江之畔投身抗战文艺创作，激发起民族的抗争精神；徐悲鸿在阳朔描绘出《漓江春雨》，展现漓江大地在战火中所蕴含的坚韧与希望；茅盾则写下《桂林春秋》，以深沉文字记录这座城市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沧桑变迁。街头剧、抗战漫画等通俗文艺形式蓬勃发展，并与壮族铜鼓舞等民间艺术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抗战文化景观，为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美国飞虎队员拍摄的漓江老照片，成为中西文化对话的珍贵见证。

丹青新韵：当代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丹青新韵：当代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1959年广西艺术学院成立以来，“漓江画派”不断发展。领军人物黄格胜创作出长达200多米的《漓江百里图》，该作品巧妙地融合传统技法和现代写意，将古老漓江山水以崭新视觉形式呈现，给人强烈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被誉为“漓江画派”真正的开山之作。

《印象·刘三姐》的实景演出把山水、灯光与壮族歌舞完美融合，每年吸引200万观众，为观众带来独特艺术享受，也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新一代艺术家运用数字艺术将《漓江百里图》转化为沉浸式展览，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漓江山水之间，从全新的视角感受漓江文化。

作家东西的《回响》等小说，以漓江为背景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体现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已成为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每年吸引50余国艺术家参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活水长流：生态保护与文化永续

漓江文脉在“变与不变”中发展。监测数据显示，漓江水环境质量持续趋好，排名全国前列，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生态基础。当晨曦渔火闪烁、月光峰影倒映，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自然奇景，更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呈现。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漓江文脉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智慧。正如这悠悠江水，真正的传统永远在流动中传承，在创新中永恒。

诗 和
远方

诗和远方 (外二首)

□李小林

小时候
我们憧憬他乡的
诗和远方

长大后
渐渐明白年少时的向往
原来是近在咫尺的故乡

诗和远方
是身形已然佝偻的父母
是袅袅炊烟萦绕的山村
是淅沥春雨轻抚的小巷
是桂花树下汨汨奔涌的老井
也是远山那轮皎洁的月光

离愁

相聚
是如此短暂
仿佛以秒计算
还没来得及好好彼此问候
又到了道声“再见”的时刻
虽有万般思绪
却已凝噎无语

车辆尚未启程
离愁的种子已如故乡的马丝草
悄然在心田发芽
当离别的双手不舍地舞动
当眼角盈满闪烁的泪光
离愁开始泛滥成灾，恣意疯长

游子

很久以前
我们还是一群放逐风筝的少年
后来
我们成了异乡的游子
从此，也成了被故乡牵着的风筝
乡愁是天空中连着风筝的细线
风筝飘飘荡荡
离地面愈高，细丝就牵扯得愈紧

有时候
乡愁化作星星点点的记忆片段
离乡越远，却变得越加清晰
有时候
乡愁又酿成一壶陈年老酒
总忍不住想抿一口
而饮了，却又是愁上添愁

灵渠通南北：秦汉至南朝的文化动脉

史禄率众开凿灵渠，本意是完成一项工程使命，却意外打通了中原文明南传的通道。公元前214年，灵渠通航后，漓江从百越之地的自然水系，摇身变为连接长江与珠江流域的“文化动脉”。考古发现的秦代水利构件与汉代船闸遗址，充分印证了这条水道的历史价值。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息交趾叛乱，曾疏通灵渠，经过漓江之滨，江畔孤峰因此得名伏波山，唐代在山上修建伏波将军庙，“伏波胜境”成为漓江文脉的文化符号。此后，南下的贬官带着人生浮沉的思索，在江上留下足迹；北上的商贾揣梦与财富，于江面上追逐希望。

南朝时，文坛领袖颜延之任始安太守时，常在独秀峰下读书写作，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郭邑间”的诗句，独秀峰由此得名。这是目前可考最早描写桂林山水的诗作。他的文化活动，极大提升了漓江地区的文化氛围和知名度，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基础。

慢时光

六塘三友

□莫喜生

非松非竹非梅。六塘是能人辈出，以商贸闻名桂北的古镇。今日只介绍其种植、美食和农机三高手。皆为笔者之友。

在六塘，穿过群峰下的道村，穿过田园曲径，一边是原始森林，另一边是德义农场的竹篱笆。农场主人李树才，用牛粪和汗水伺候得果茎肥壮，枝叶嫩绿，生机无限。

德义农场从选址到休闲，到包厢冠名皆有意自然。“百日红”源于农场大片红红绿绿的花海。乡间古树或矮墙上，我们见得最多的、酷暑天里用于炸凉粉的鸭蛋大的

“无花果”。但在德义农场，我们无须爬树蹬墙，几百亩无花果只高过人头，枝叶间夹着指头般粗，小巧玲珑，可爱无比。

挨着山边石灰窑的是“仁贵居”。“仁贵”，薛仁贵也，唐朝名将。功成名就前与妻同住石灰窑，后率部下赴辽东征战，讨伐高句丽，一生共参与过三次东征，一次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两次在唐高祖李治时期。十八年后归来，在寒窑里看到妻子的鞋子旁，也摆放着一双成年男性之鞋，误解妻子不守妇道，细问才知道，是自己带兵出征后妻子生下的十八岁的儿子。

在西部和南方，石灰窑装载着世代农耕人的心酸与无奈。五六十年前，桂北曾有无数石灰窑。雪白的石灰，物美价廉，可粉刷墙壁，可密封酸坛酒坛，疏松软化土质，是农作物、蔬菜和水果杀虫剂，还是很多美食

佐料。烧制一窑石灰需石头上百担，耗时四五天。男人们开山采石，女人们收割茅草，后把石头从采石场挑到窑边，沿着窑头垒成拱形。垒石头也有说法，不能密不透风，得有空隙，便于烟火四散。夜幕降临，石灰窑火光通天。冬天权当烤火御寒，夏天就不是人做的事了。烧石灰辛苦异常，六七个男人轮番上阵，女人们吃不消。

六塘镇美食以咸粥、猪肝夹肥肉、酿三角豆腐闻名。最为各地食客推崇和喜爱的，当数白切肉品。

白切肉品不带骨头。六塘及桂北人最喜食白切肉品的温补，不上火。三伏天，于空调房里来一盘白切肉，食欲大开。不少忠实粉丝从各地专程赶赴古镇，就为饱餐一顿白切肉。和时尚新潮的养生方式不同，六塘镇白切肉品的食客，块块是肉，一手举杯喝酒，一手夹烟。几个五六十岁的食客，围坐一盘足够分量的白切肉和一碟油炸花生米，人手一瓶土茅台，推杯换盏，惬意无比。六塘古镇制作白切肉品的作坊有好几个。今年六十岁左右的廖锡巧，忠厚老实，为人随和，是制作白切肉品的好手，街坊邻居和食客们称其为“廖哥”。

白切肉品的灵魂是酸姜水。好的酸姜水就算蘸到最后，依然不浑，不变味。鹅掌鸡、猪头肉、猪耳朵都可做白切，但肉好不好吃，有无腥味就看蒸煮的功夫。

随笔 漫谈

山间密语

□胡欣仪

前几日午后我去爬山，偶遇儿时的“秘密基地”，熟悉感扑面而来。小时候我们几个毛孩子翻山探险，第一次发现这片隐秘的白沙地。“以后这儿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啦！”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夕阳下，小伙伴们坐在大石块上说笑，身影被拉得老长，微风调皮地撩起朋友的发梢，黄昏把整片沙地染成橘红色，微小晶莹的沙粒反射着点点金光。如今我蹲下推起一个小沙堆，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一刻，时间好像慢了下来，缠绕心头的琐碎与故地重游的感叹一同被埋进这片沙地。

山间的密语有时是静默的，有时却充满了动态的温情。记得网上一组照片中，一串大脚印和一串小脚印交织在雪地中，蜿蜒着向山顶延伸。原来这一对父子“秘密探险”的见证。这位父亲不是专业的登山者，只是想带孩子感受自然的挑战，培养他的勇气。旅途并非一帆风顺，孩子初时的兴奋很快被疲惫取代，嚷嚷着要放弃。父亲就在旁边温声鼓励，玩闹间他们又坚持往上爬了一段。那些深浅不一的小脚印是他们留给彼此最温暖的记忆，也如一股暖流，治愈了我。